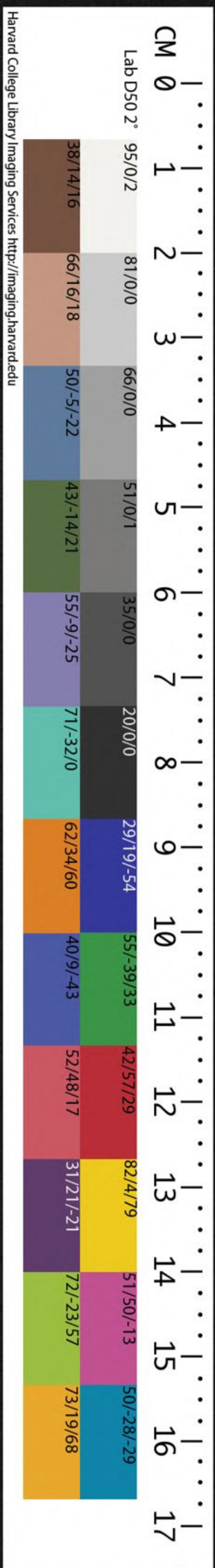


T2460/7282j

4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Kimokaku

DEC 7 1967

2

梅山文庫

史通通釋卷七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許卓然修來

吳縣張玉穀蔭嘉參釋

姪 燾暉啓東

內篇

品藻 第二十三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薰蕕不同器臬鸞不比翼若乃
商臣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漢日千
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冒論忠順則曰伊霍者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越為偶奚必差肩接一作武方

稱連類者乎釋篇首言品藻果允雖時地不相及而人可類舉也史氏自遷固作

傳始以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

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

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韓非子袁

董並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為斷麗得其倫亦有厥類眾

夥宜為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蘭艾相雜

朱紫不分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釋此節案班書古

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

言甚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叙哉若孔

門達者類稱殆庶至於他子難為等哀通今乃先伯牛而

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原注伯牛仲弓並在第二等曾參冉有並在第三等求諸

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楚武王過鄧三甥聃甥騶請一作

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莊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原注

七夫寧人負我為善獲戾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

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

未萌自當高立標格寘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

中庸下流而已哉原注三甥皆在第六等又其叙晉文之臣佐也舟

之僑為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為下原注舟之喬在第三等陽處父在第四等士會

在第五等其述燕丹丹一脫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荆軻亞之秦

舞陽居末原注高漸離在第四等荆軻在第五等秦舞陽在第六等○事詳史記刺客傳斯並是

非督亂善惡紛拏或珎瓠而賤璠璣或策駕駘而捨騏

驥以茲為監欲誰欺乎釋此節專糾漢書古今人表又江充息夫躬讒

諂惑上使禍延儲后毒及忠良論其姦凶過於石顯遠矣

而固叙之不列佞幸楊王孫裸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

生更無他事而與朱雲同列一有冠之傳首不其穢歟釋

因古今人表及到列傳分合就班書作轉遞已下皆言傳類也若乃旁求別錄側窺雜傳

諸如此謬其累實多案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者尋

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

於古治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兩言

罪過輒與貞烈為伍有乖其實者焉釋一列女傳一則又嵇康高士

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蓋以二子雖樂

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揣薄周孔者之意正

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馳驅六籍漸孔門之教義

服魯國之儒風亦是誦述禮法者與此何殊而並可甄錄夫回瑗

可棄而楊董獲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者一本誤作百字也釋

高士傳一則。已上二爰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率失亦書非國史蓋類而及之

往往而有借如陽瓚効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

劉卜之徒歟原注劉謂劉康祖卜謂卜天與而沈氏竟不別加標榜唯寄

編於索虜篇內紀僧珎南齊書及南史並作僧真砥節礪行終始無瑕

而蕭氏乃與羣小混書都以恩幸為目王頰文章不足武

藝居多躬詣戚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不能與臬感並

列原注隋世皆以楊玄感為臬感即宜附出楊諒傳中輒與詞人共編吉

士為伍原注隋書列王頰在文苑傳也凡斯纂錄豈其類乎釋此節收歸國史謂沈

蕭令狐諸書類多分配未當也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

宰我光武則受誤於龐萌曹公則見欺於張邈事一無列

在方書向有脫字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

之妙譽而作者存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

歟史官之責也釋此節推到作者識鑒應前作繳夫一作能申藻鏡區字

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則懲

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清鬱為不朽者矣

按班史人表老手判之只鏘一語曰不作可耳他所論

列亦恐更僕未易盡也品藻非直論史直論人矣論人

者衡懸鑑照平明蓋難一挂百漏拈放何主愚恐是篇

輕犯棘叢。高士傳一節非欲其攀載顏遠乃譏其冒收揚董也。史通此類文法甚多解者勿誤。

商冒商臣楚成王太子王後欲立少子臧商臣以宮甲圖王王縊遂自立見左傳文元年冒頃匈奴頭曼

太子頭曼愛後闕氏子欲立之冒頃射殺頭曼自立事見史記匈奴傳按此二逆連舉見宋明帝詔

伊霍漢書霍光字子孟位大司馬大將軍昭帝崩亡嗣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賀即位行淫亂光憂懣

田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呂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即白太后詔歸賀昌邑

立孝宣皇帝晉景紀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

三科九等漢書古今人表叙云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

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因茲呂列九等之序

晉之臣佐左僖二十七八晉文作三軍魏犢為戎右圍曹魏犢傷於胸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城濮之

戰舟之僑先歸晉侯殺之以徇於國又文五晉陽處父聘於衛甯嬴從之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天為

剛德猶不干時况在人乎是以去之又士會見叙事用晦篇

江充息夫躬纂舊注江充幸於武帝造巫蠱殺太子息夫躬幸於哀帝上變告東平王雲造詐誣

之策按漢書二人與荆通伍被同傳

石顯漢書佞幸傳石顯少坐法腐刑元帝委臣政事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呂

中傷

楊王孫漢書楊王孫者孝武時人學黃老之術病目終令其子嬴葬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

引脫其囊呂身親土

秋胡妻

列女傳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納之五日去而

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

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不願秋胡子遂去至家母

喚婦至乃向採桑者也婦曰子束髮辭親五年乃還當

孝好色淫佚不義妾不忍見遂去投河而死按傳玄

詩彼夫既不對此婦亦太剛兩言最允劉殊失平

古冶晏子春秋公孫樓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

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

皆反其桃契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

亦契領而死

曹娥後漢列女傳孝女曹娥上虞人父盱為巫祝五月

四沿江號哭旬有七日投江死縣長度尚為立碑注會

稽典錄曰度尚弟子邯鄲淳作碑文後蔡邕題八字曰

黃絹幼婦外孫壘白晉隱逸傳夏統曰

曹娥德過梁宋國人為歌河女之章

識二五不知十梁書劉峻傳峻著辯命論曰言而非命

也朝秀長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蒞麥

神之辨也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其知

二五而未識于十其蔽

一也蓋用越世家語

陽瓚宋書索虜傳永初三年虜悉力攻滑臺城城東北

抗節不降

為虜所殺

劉卜宋書劉康祖傳太祖大舉北伐康祖軍出許洛會

傳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又元凶傳元凶劾進至合殿

子也元嘉三十年劬齋帥張超之手行弒劬進至合殿

中閭太祖左細仗主卜

天與攻劬於東堂見殺

內

紀僧珎

南齊恩倖傳紀僧真少隨蕭思話及其子惠開

子弟異才政是諱耳僧真憶其言乃請事太祖太祖曰我

新亭賊突入東門僧真與左右拒戰賊退除南臺御史

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

按真作珎誤諱謂道成也

王頰 隋書文學傳王頰字景文通經曉兵法有縱橫之

兵反多頰計也楊素至高澤頰謂其子曰氣侯殊不佳

於是自殺又庶人諒傳高祖幼子漢王諒字德章出為

并州總管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有異圖既反王頰

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宜長驅京都所謂迅雷

不及掩耳及楊素襲高澤諒欲還師

頰諫不從窮盛降除名為民絕屬籍

龐萌張邈 皆與邈友紹既為盟主使太祖殺邈太祖不

聽口孟卓親友也邈畏太祖終為紹擊已心不自安太

祖將陳宮等共謀叛說邈曰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

帝難

之遂以其眾迎呂布據濮陽二年間自為其下所殺評

曰昔光武謬於龐萌近魏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惟

許郭 後漢書郭太字林宗太原人性明知人好獎訓士

識故天下言拔

士者咸稱許郭

裴王 晉書裴秀從弟楷字叔則明悟有識量少與王戎

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又王戎字濬仲神

直書 第二十四直書一作直言誤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

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

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一本由作曲又多自陷二

字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寧

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釋况史之為務

申以勸誠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

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一作言之

若是吁可畏乎釋夫為於可為

之時則從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

盾之為法受惡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

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弒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

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一有於當時或

書填坑窖無聞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

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

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兩舊作

全足舊作是誤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寶錄之難遇耳釋此節暢

既遠醜正實多作者畏避詭隨為通篇正既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

糟粕真偽相亂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案金行晉在歷史

氏尤多當宣懿景師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

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

無一陸機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

舊有達之說疑脫干令并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

如始一作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釋此節實括

多曲諱得習干而一彰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劭齊志其叙述當時

亦務在審實案于時河朔魏謂元王公箕裘未隕鄴城謂高

將相新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

斯人一本人字作歟釋此節用虛運見貴胄方多二子不

道難行發意蓋烈士狗名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折不作瓦礫

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

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

之與夫王沈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董統燕史持諂媚以偷

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釋未乃浩然唱

按此篇與忤時同旨低迴史筆表襮直材非黏論也其

以矜作手正以概時情也文有形有神讀者神遇句外

是為得之彼扣盤捫燭者難與說日也

直如弦四句樂府集郭茂倩注云後漢書

為於可為二句揚雄解

董狐左宣二晉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

之懷矣自貽伊戚感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乎越竟乃免

書崔弒左襄二十五齊崔杼弒公以說於晉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述漢非後漢蔡邕傳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謗書流於後世章懷注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

所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為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也

韋昭仗正見本紀篇弘嗣吳史注

崔浩犯諱魏書崔浩字伯淵清河人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爵東郡公拜太常卿

神龜二年詔撰國書北史本傳著作令史閔堪郗標諂事浩請立石銘載國史以彰直筆浩書國事備而不典

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忿毒構浩於帝帝怒誅浩

張儼嘿記張儼見載文篇注隋經籍志嘿記三卷吳大鴻臚張儼撰

遼東本晉書孫盛撰晉陽秋詞直而理正桓温見之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此

史行關君門戶事諸子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大元中孝武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

遂兩行

金行注見斷限篇

渭曲見屈蜀志諸葛亮傳亮據武功立大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其年卒於軍松之注漢晉春秋

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馬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偏儀結陣

而去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雲臺取傷

魏志高貴鄉公紀注云漢晉春秋曰帝召王

討之經曰宿衛空闕兵甲寡弱禍殆不測帝出懷中版

帝刃出於背又魏氏春秋曰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等

下陵雲臺鎧仗授兵出討又按抽戈犯

董統燕史

外篇正史篇後燕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

後范亨等合諸燕史并成一書而

曲筆 第二十五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疎既辨等差有別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掩惡

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

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釋

首用諱尊諱親似曲而直者翻

起此處

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

子野休文釋紛相謝

一作射誤

用舍由乎臆說威福行乎筆端

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釋

此與下節標出二種曲筆。此種偏私意

見之曲也

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

誣人之惡持報已讎若王沈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

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

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

下字忒狠

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

可也釋

此種恩讎賄賂之曲也。其言憤激意已對著魏收。

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

書苟其事已彰則今無所取

謂前人說過

其有往賢之所未察

來者之所不知今略廣異聞用標先覺釋

上二種標作提頭此數語字下

案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羣臣

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

讎避難綠林名為豪傑安有貴為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

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

怨也且中興之史出自東觀或明皇

即明帝

所定或馬后攸

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偽錄者矣

釋

此揣後漢之曲詆更始也

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

靡聞案黃氣見於秭歸羣烏隋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

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

一作何從

而書

一字多

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釋

此揣蜀志之曲議諸葛也

古者諸

侯並爭勝負無恒而他善必稱已惡不諱速乎近古

一作世

無聞至公國自稱

一作謂

為我長家相謂為彼短而魏收以

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

元魏開國處

於

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鄴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

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緇素

謂史

難為妄說苟

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邪釋前范陳二曲皆意思出之此乃顯判魏收誇抑之曲其文

未夫史之曲筆誣書句不過一二句語其罪負一作為失負罪

已多而魏收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以王本倉頡已降罕作知

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為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李百亡藥字

考未達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名一作事同元歎既無若

德不報故舊多虛美相酌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釋

加此一層仍是判魏其言語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如王百藥曲推非本意所屬

幼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

慚正直夫不彰其罪謂於卻所著諸史無所指實而輕肆其誅此所謂

兵起無名難為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懋書法不隱

取咎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恥不然何惡直醜

正盜憎主人之甚乎釋再加一層亦是判魏非讚幼也收書劉之所深惡故重斥之判魏之

文至此自夫史之曲筆至此一本錯蓋霜雪交下始見貞

松之搦國家喪亂方驗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在曲

魏晉初之諸葛母一作母止晉曲在齊興而有劉秉一作譌素音貫

梁齊曲在周滅而有王謙尉迴隋曲在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

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

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

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釋

此節羅舉諸史之曲

凡前朝未造之忠義率多受枉也

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

中羣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偽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

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

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符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

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釋

此節脫到當時勅修前史

仍不免瞻徇貴胄之曲也

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瘴惡得失一

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

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

沈約

宋書多妄蕭武

梁武知而

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

已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實錄不

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釋

篇末歸到功罪失平勸懲

倒置斯為探本深言益透前篇寄慨隱衷

按昌黎人既天殃之說戒心不小懼曲也評者有意斥

劉因而悉力怙史夫古人往矣信否何憑秉史筆者讀

之能勿知懼。聖公刮席一段與曩言宜列帝紀相因

其言誠別然論人於成敗之間代興之會疑案正自可

存。史通歸美王劭書果於犯衆忌而不去口何耶蓋

觀齊止之讖齧索之謠類於其書見之推此而知近臆
辭夥匿瑕地甚名怒深矣彼隋書一傳懸詆其著書而
獨榜其諂語果盡生平耶劬即未云佳士史亦豈無憎
詞李安平叙崔浩被誅訾其所著曰備而不典備者弗
隱也不典者無飾也率是道也亦憎詞也知幾之在史
曹徑情載筆以此忤時激而為言言及君懋則進之及
伯起則揮之伯起者尤工為飾者也所揮在飾即所進
在無飾河上之歌曰同病相憐此之謂與

虞預相凌晉書王隱傳大興初令隱撰晉史時著作郎
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

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盜寫之後
更疾隱形於言色隱竟以謗免歸

休文釋紛南史裴子野曾祖松之齊永明末沈約撰宋
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為宋略二

十卷其叙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
以其不從義師故也沈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

王沈濫述貶甄晉書王沈傳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沈
告之沈馳白帝不忠於主甚為眾論所

非按沈所撰魏書已逸述甄事無考郭評沈
不忠於魏故甄后之貶濫述其事彰曾醜也

陸機虛張拒葛陸機有晉三祖紀見本紀篇按晉書宣
紀魏太和五年及青龍二年懿凡兩拒

蜀丞
相亮

受金借米班生受金陳壽求米見史官建置篇柳虬注
困學紀聞受金事未詳予考陳壽傳有謂丁

庾子覓千斛米了不與竟不立傳之說但有
或云二字或之者疑之也恐亦未可盡信

伯升之怨後漢書齊武王演字伯升光武長兄也王莽篡漢兵革並起伯升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

尋王邑兄弟威名益盛更始君臣謀誅伯升害之部聖公即位拜伯升大司徒及伯升拔宛光武破王

明皇所定後漢東平王蒼傳顯宗永平十五年行幸東平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

命中興頌帝甚善之
按顯宗明帝廟號

馬后攸刊後漢皇后紀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也肅宗即位尊之曰皇太后自撰顯宗

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宦之家

蜀無史職後主傳評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

黃氣見秭歸先主傳章武二年先主軍秭歸於猓亭駐營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

羣鳥隨江水後主傳注漢晉春秋曰江陽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有景星出後主傳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

無宰相氣費禕傳延熙十四年夏成都望氣者曰都邑無宰相氣

父辱受髡晉書陳壽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壽為父立傳謂亮將略

非長無應敵之才議者以此少之

李稱實錄語見浮詞篇原注

公輔大名北史李百藥父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卿識度必至公輔吾以此字卿王訓故左

傳云魏大名也故云按

元歎吳志顧雍傳雍字元歎蔡伯喈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注江表傳曰伯喈謂曰卿必成名今以吾

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也又吳錄曰言為伯喈所歎故以為字焉

惡直醜正 語見左傳昭二十八

盜憎主人 家語觀周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亦見左傳成十五

董承耿紀 蜀志先主同曹公還許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辭受帝衣帶詔當誅曹公先主遂與承

等同謀 魏武紀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舉兵屯沛五年承等謀洩伏誅

又魏武紀注 三輔決錄曰紀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主意春秋曰收紀等將斬之紀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主意

竟為羣兒 所誤耳

諸葛母正 諸葛誕見因習篇晉景紀正元二年魏鎮東大將軍母正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作亂矯

太后令移檄郡國為壇盟於西門之外帥眾六萬渡淮而西帝征之儉聞欽敗宵遁安風津都尉追斬之魏志

誕儉傳 誕字公休儉字仲恭儉都督揚州反敗見夷滅誕不自安朝廷微知微誕為司空誕愈恐遂反按王應

麟曰儉誕等千載有生氣矣故鄭漁仲有晉史黨晉之言又按通志略母正以邑為氏無貫音

劉秉袁粲 宋書袁粲傳粲字景倩與齊王劉秉平決萬機順帝即位詔移石頭時齊王功高天命有

歸梁密有異圖劉秉宋代宗室與梁相結謀克日矯太后令使攻齊王事洩齊王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僧靜

挺身暗往粲子最覺有異人以身衛梁僧靜直前斬之父子俱殞其後並誅秉秉事在宗室傳

王謙尉迴 亦見因習篇

秦人不死 未詳

蜀老猶存 未詳按困學紀聞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武侯事蹟湮沒多矣然則蜀老事王氏亦

未有所考也

鑒識 第二十六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
 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
 而見詆斯則物有恒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唯
 千載一遇乎釋篇意論鑒古不明之失况史傳為文淵浩
 源一作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蹟素隱致遠鉤深烏一作是以
 辯其利害明其善惡釋從鑒人孽觀左氏之書為傳之最
 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
 傳夫以正明躬為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才則同
 恥一作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本

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
 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

腐儒之妄述賣餅太官誠智士之明鑒也釋此節以左傳

久由於明逮史漢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

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原注王充謂彪文義決備紀

公為乙也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稱司馬遷班固之才

優劣多以班為勝余以為史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

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然此二書雖互有修短遞聞
 省不敵固之不如遷必矣

一作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為連類釋自此已下以班馬張
 晏云遷歿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一無缺言詞

鄙陋非遷本意案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
阨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此二事又於其

言之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釋論馬

對鑿者立說是劉軌思商推漢史雅重班才惟譏其本紀

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案弘非劉氏而竊養漢宮時天下

無主一作君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雞行事

自具外戚譬夫成周成為孺子史刊攝政一作正之年厲亡

流羸歷紀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傳向必有誤

云各有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

受嗤於拙目也釋一條論班亦對鑿者立說是駁劉祥

撰宋書序一脫錄歷說一作諸家晉史其略云法盛中興

荒莊草盛貌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夫史之叙事也當

辯而不華質而不但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一作

必令同文舉之含異疑當作等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含

章類長卿之飛藻此乃綺揚繡合雕章縟彩欲稱實錄其

可得乎以此詆訶知其妄施彈射矣釋此節列諸晉史亦

劉非優劣一本此下入前篇諸史也夫史一段恐非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

書之為用亦復如是蓋尚書古文六七一作經之冠冕也春

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

不行於世既而梅氏寫獻一作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

擅名千古若乃一無若乃二字老經撰於周曰莊子成於

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嵇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

故曰廢興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

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將煙燼火滅泥沈兩

絕安有歿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釋末節仍以鑒識難

按曲筆以恩怨廢興言鑒識以明暗異同言曲筆是史

之書人鑒識是人之辨史兩篇本無一語相混錯簡二

百字持此判之

三王獲申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昔田巴毀五帝

口注說見魯連子

五霸見詆漢董仲舒傳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

左氏不列學官隋經籍志春秋志左氏漢初出張蒼家本

欲立於學諸儒莫應建武中韓歆陳元訟之乃以李封

為左氏博士封卒遂罷至晉時杜預為集解盛行而公

羊穀梁浸微

膏育墨守後漢儒林傳何休字邵公任城人也太傅陳

藩辟之以參政事作公羊解詁又作公羊墨

我乎

賣餅太官

魏略嚴翰善公羊春秋時鍾繇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厨公羊為賣餅家數與翰會辨析

長短

王充著書

後漢本傳充字仲任師事班彪著論衡中土未有傳者五篇注袁山松曰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

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為談助

張輔持論

晉書本傳輔字世偉御史中丞論班固司馬遷云云按所論凡五則文煩不錄

褚先生補

史記裴注漢書音義曰十篇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後亡景紀武紀漢興將相年表禮樂

律書三王世家曰者龜策傳靳黈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日者龜策言辭鄙陋非遷本意

劉軌思

北齊儒林傳劉軌思說詩甚精故其鄉曲多為詩者仕齊國子博士按傳不載論史之文

野雞

封禪書野雞夜雉注如淳曰野雞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

巧心拙目

語見陸機文賦

劉祥

南齊書劉祥字顯徵性韻剛疎宋世解褐撰宋書譏斥禪代上銜而不問後徙廣州按後周亦有劉

祥字休徵以字行劉璠子也繕定梁典與此無涉郭本誤引王本刊正

徐廣

見左傳家徐賈注

文舉公幹

後漢書孔融字文舉魯國人為北海相魏志東平劉楨字公幹魏文皇帝典論今之文人魯

國孔文舉氣體高妙理不勝辭又云文本同而末異又與吳質書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

子雲長卿

漢書揚雄字子雲蜀郡人好深沈之思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雄常擬之巨為

式又司馬相如字長卿相如奏賦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

梅氏寫獻

隋經籍尚書志孔安國以古文開其篇第成五十八篇晉世秘府所存永嘉之亂並亡至

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多二十

八篇於是始列國學按世說方正篇梅頭豫章太守其字仲真見注晉諸公讚似即其人賾與頭未孰是

杜侯訓釋杜預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已略見前按本傳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

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

老莊遭值

揚雄傳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後世好之者且為過於五經自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

有是言晉書嵇阮傳嵇康好老莊著養生論阮籍著達莊論按漢初言黃老者先有膠西蓋公晉世玄風尤甚

起於何王流於向郭而史通第舉文景嵇阮為言約辭也

太玄逢平子

平子張衡字注詳自叙篇

探蹟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舍難明或以是非相亂由是

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

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

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為謬也不

亦甚乎釋

首節標出述指之得失見探蹟大意

昔夫子之刊

一作

魯史學者

以為感麟而作案子思有言吾祖厄於陳蔡始作春秋

此四

字舊脫今補

夫以彼聿修傳諸詔厥欲求實錄難為爽誤是

為一

事則義包微婉因攬莓

莓一作莓皆誤當作煤

而初詞時逢西狩乃

內

泣麟而絕筆傳者傳者集內凡三見並作儒者當由書備譌傳作儒故徒知其一而

未知其二以為自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追論五始定

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致耶釋此節論春秋始

作當以祖孫傳語為正探知他說之非作諸條標準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畧

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一無貴諸夏也

案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傳本

不畧此但據時勢折之耳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乘傳舊多求

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况彼異

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魯邦尤為迂濶正明所錄

安能備諸且必以蠻夷而固畧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

埋於魯門葛盧之辨牛鳴鄰子之知鳥臧斯皆邊隅小國

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上國勢迫

宗周爭長諸華威陵一作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傳書楚事甚多正辯

在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

非是獨簡一作畧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既疑正明之擯吳楚

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奏庸音持為足曲者也釋此

條探孫盛所論華夷詳略取證左荀之說都為未的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

璧不能無類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

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為其說者蓋亦多矣如
 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
 首以為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為居高位者非關
 有德也案史之於一作所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尋
 馬一作遷之馳騫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
 蓋唯首陽之山一作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代一作
 死於漢日而乃升之傳首庸謂有情言如此或可今者考
 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恒一作常也烏可怪乎必謂子
 長以善而無報推為傳首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

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

類簡一作同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各分為卷一作分為又

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為世家既云無據項羽之

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違一作為

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姦雄而退處士此

之乖刺復何為乎言此等乃為被刑而發釋此一條探葛

後高位臆揣夷羽之耳若項紀豈關怨刺乎洪以表善人

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為格言案曹公之創王

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

不武為國好奢忍害賢良踈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

無所措言是未嘗抑魏者劉主地謂門地居漢宗伏順而起夷險不

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以宗室言譬以侯伯宜

輩秦繆楚莊以功烈言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亦不似是

則壽之意以魏為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偽之君中朝

所嫉故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踈魏而

親蜀也此下舊有注引陳壽上諸葛集表語殊無取義去之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

亦憑虛亡是者耶釋此一條探李德林論陳志之說殊習為不確。下條另段同事別書

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魏為偽國者此益定邪正之途明

順逆之理耳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

絕彼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為文以諷其上者多

矣若齊一作趙失德豪士於焉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其

一作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爾而就也借諷之作

祇有短篇從無巨帙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

傳諸千載而藉以權濟物議此六字舊作藉其權以濟物取誠當時豈

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王命論亦止一

篇非如習書大部也求之人情理不當爾理不當然也或釋此一條

習書其自二京板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偽史聚成春秋

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以上並收語見鴻本傳

案于時中原之主海內橫流逃彼東南更平為正朔適使

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

偽或作魏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官一作

官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從居廣固委質慕容

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羣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邪且觀

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為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

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

哉但伯起躬為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

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紆魏羞追出詞鴻心曲且東晉之書宋齊

一脫此四字之史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偽邦墳籍僅盈百卷

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

唯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茲

又體統不純難為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釋此

條探出收之議鴻全是私心造言尤為最妄者。條探盡此於是考衆家之異說參作

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懷枉申探蹟此云探蹟貼論史者說或妄加向

背輒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未學習其狂狷成其註誤

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為口實唯智者不
惑無所疑焉釋告後人無惑異說也

按此篇亦非論史是論論史者易傳曰聖人有以見天
下之蹟而擬之其形容字書去蹟通噴然則探蹟者探
衆論之噴有煩言而辯正之也郭評云孫葛失之迂猶
可言也李失之誣檀失之鑿魏收失之悍其能遠於子
元之培擊乎。愚嘗論伯夷篇之為傳首也當作七十
列傳揔序觀傳非本紀世家之比人兼顯晦事待表章
龍門寄意於首篇所傳在伯夷所附託乃在孔子也雅

川之見偏居巢之說臆似皆未得其肯

吾祖始作春秋

孔叢居衛篇宋樂朔園子思既免曰文王困牖里作周易祖君屈陳蔡作春秋

吾今困於宋可無作乎作中庸四十九篇按太史公自序及公羊篇首注並宗此說又按孔叢子先儒多以為偽病其雜也書有夫子子思問答高似孫子略以魯繆公年推之證其祖孫之世不相及而堯峯汪氏復據漢書孔光傳證其世譜出自子孫之手非他書臆度者比兩說相持錄以存參

攫莓

呂覽任數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索米得而爨之孔子望見顏淵攫其甑中而食之起曰今者夢見

先君食潔而後饋曰信者目也目猶不可信知人固不而飯之孔子嘆曰

易矣按史通明用此事每字斷誤

上計先集太史

太史公自序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

纂其職隋經籍志漢帝始置太史公天下計書皆先上
太史副上丞相按志蓋本之衛宏漢儀注今見史記如
淳注其說於史官建置篇詳之又周禮小宰疏漢之
朝集使謂之上計吏上一年計會文書及功狀也
駒支左襄十四會于向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
有所闕而罪我諸戎不與于
會亦無普焉賦青蠅而退
長狄左文十二冬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
伯甥橋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

墨翟史記附見孟荀傳其文云蓋墨翟宋之大夫
善守禦為節用或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先黃老二句漢書司馬遷傳贊中語又後漢班彪傳彪
作論略其論遷記先有崇黃老薄五經句

李稱陳壽黨蜀隋李德林傳論齊書起元事其中云漢
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為

漢賊寧肯蜀主未立
已云魏武受命乎

賊后逼主後漢伏后紀自帝都許宿衛兵侍莫非曹氏
黨姻操入見帝不任其憤曰幸垂恩相捨操

失色後乃逼帝廢后以尚書令華歆勒兵入宮收后歆
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

相活耶帝曰我亦
不知命在何時

鑿齒當桓執政晉書晉傳是時桓溫覬覦非望鑿齒在
郡著漢晉春秋以裁之於三國之時以

魏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興按其詳已見
論贊篇但此皆今晉書所有今子元以為是道鸞語而

雜說篇又有新晉不取曹干
孫檀之說則亦非盡不用也

瞻烏逐鹿後漢郭泰傳陳蕃竇武為閹人害泰歿于野
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

之屋耳史記淮陰侯傳蒯通曰秦失
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

豪士賦晉書陸機傳齊王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陸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

女史箴見載文篇

崔鴻十六家鴻字彥鸞前見表歷篇又魏書本傳云孝昌初給事黃門侍郎弱冠便有著述之志

見劉石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國書未有統一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又詳後正史篇

崔氏祖宦按崔鴻傳首云伯父光名孝伯字長仁東清河人祖曠從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時水

慕容氏滅仕劉義隆為樂陵太守父靈廷劉駿龍驤將軍長廣太守觀此鴻之世仕江左固有明文而史通云委質慕容傳無其語意祖曠從渡時名在仕籍傳或闕

書何官也崔氏清河世望故在諸燕境中子元之言必非無徵

史通通釋卷七

孫正恒天照校字

史通通釋卷八

長洲秦肇錫鼎來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沙縣劉元典體正參釋

外孫王 宓魯琴

內篇

模擬 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揚

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晉書符朗則比跡於莊周范

曄則參蹤於賈誼况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

何以貽厥後來釋篇言摸擬者師古之義也開局渾舉蓋摸擬之體厥途有

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釋貌猶文也心猶實也二句分提

下作兩扇應之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為別必於

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

地廣殷周變諸侯為帝王日宰輔為丞相而譙周撰古史

考一脫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弃市也乃

云秦殺集內殺多作煞其大夫李斯夫一脫此三字以諸侯之大夫名

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釋擬書大夫

第一則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

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

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

帝且或作但疑當作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

貌同而心異也釋擬稱我第二則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

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

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而干

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江外安一作與午之善

政同歸命之未滅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

也釋擬襲忘亡第三則春秋諸國皆用夏正原音征魯以行一作天

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

原注考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為解釋也

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歷而

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

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

異也釋擬仿王正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與各釋經

第四則

義如公羊傳箋云何以書記某舊作事也此則先引經語

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

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

自答者豈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

而心異也釋擬用何以書句第五則。作議且史漢每於

論之文可一用之史法則非體

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不據文義刊正舊

作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此下當有至句奴

招陵五字脫簡也

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

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今狐德蔡周書於伊

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

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

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釋

擬字呼其人第六則愚謂此似無妨。已下總評

昔

一本誤多謝承二字

家語有云蒼梧

人娶妻而羨以讓其兄雖

一多則字一多其字

為讓非讓道也又揚

子法言曰士

士一脫

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

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

一有而字

字仲尼者

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

世之人

一作民

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

說也世之述者銳志於

恐矜字之譌

奇喜編次古文撰叙今事

而

一無而字

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

釋

總評貌同而心異至此束

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

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

一作彼

其所以為

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玄

一作互

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

賤為匹夫栖皇

舊作皇

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

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

此段總挈

貌異心同意

蓋左氏為書叙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

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

又一列貌異心同凡

七別皆以左氏為式也

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

故左傳叙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

舊脫一公字

薨於

車

桓十

如干寶晉紀叙愍帝歿於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

畏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舊多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

即左氏不忍斥書之法第一則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

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

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

略叙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二字疑行江湛僵仆於

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舊行江湛舊無為元凶所殺

事以此而擬左氏亦一作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師左氏

後伏應之法第二則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

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豺牂一作子臧一止作臧並誤前稱子產則

次見國當作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

桓立則下云舊誤敬道後叙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

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師左氏書人名字左氏與

論語忽添論語是古文參錯處有叙人酬對苟非煩詞積句但是往復

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

畧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

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師左傳論語叙應對省曰字之法第四則

善人君子四字通泛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

傳稱楚武王欲伐隨舊誤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桓至

蕭方等一脫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

圖矣桓温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

貌異而心同也釋師左氏彰義不待實叙之法第五則夫將叙其事必預張

其本彌縫混說無取與眷通回顧之義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

蝕而哭昭子曰子一脫子子字其將死乎秋八月其輒卒昭二

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為幽州乎

秋七月拜為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

同也釋師左氏書預兆後省之法第六則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正明

之體也至如叙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當作軍下

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宣十夫不言攀舟恐脫亂以刃斷指

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

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槩血滿袖夫

不言奮槩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槩血滿袖則聞者亦知

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釋師左氏

言蔽全形之法第七則意略與用晦篇同已下合論兩扇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効

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意深

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摸擬

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摸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

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鑑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泰山松云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為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睹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

我釋

結到教人學古神似毋貌似以為歸宿

按此篇所論前論書法後論筆法也六朝著述率趨摸擬子元就彼風尚析出形神兩途頓使仙凡立判貌同

心異貌異心同學古合離秘方盡此愚於左氏讀賈辛適縣悟韓柳贈行體讀遠啓疆對楚靈識歐蘇論事訣亦所謂貌異心同者乎若六朝之擬漢貌同而已。左氏叙一人名封字謚傳中錯出讀者苦之必斟牂產僞之為擬竊謂非是

符朗比莊周

晉載記符朗字无達堅之後兄子也幼懷遠操不屑時榮著符子亦老莊之流也隋

經籍志符子二十卷在道德莊列類

按符隋志作符又宋書志及世說并注凡引符秦事並從竹符符之辯具

在正史篇

范曄參賈誼

曄本傳與諸甥姪書云吾於循吏以下諸序論筆勢縱放寔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

往往不減
過秦論

貌同心異

駱賓王文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
殊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

時而稍前劉
似仿其語意

譙周古史考

蜀志本傳周字允南位亞九列不與政事
撰之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

江外忘亡

按左閔二年言衛國忘亡為齊桓存衛加贊
也今晉乃滅英與存亡國異道而干寶乃套

用其文故
史通駁之

歸命

吳志後主皓降晉舉家遷於京師詔
曰孫皓窮迫歸降其賜號為歸命侯

春王正月

春秋傳元年春王正月按杜注云言周以
別夏殷也誤解始此愚嘗論之春秋繫正於

王者別魯於天子非別周於夏令也是侯國之
史法也今述史通意益私慰所謂先得我心

帝正月

按孫盛魏晉陽秋不可得見今所傳王氏元經
起晉惠帝太熙元年每歲首亦必書帝正月史

通仍不糾及愚前言其書
在依託然否間者信矣

陵字立政

李陵傳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
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至匈奴招

陵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請少
卿來歸故鄉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

字之曰奴干

周書伊婁穆傳穆字奴干弱冠為太祖內
親信嘗入白事太祖望見悅之字之曰云

云於是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按此曰
字之即史家所稱不名之義也不得云復

蒼梧人

按此事俗本史通並作謝承家語云云謝承三
國吳人吳志無傳隋唐志但有謝承後漢書更

無別著家語一書及得映鈔古本史通核之原無謝承
二字因檢家語其文在卷四六本篇也蒼梧人家語作

橈
蒼梧

姓孔字仲尼見法言吾子篇

江湛南史宋江夷子湛字徽深領博士轉吏部尚書家甚貧無兼衣餘食魏太武至瓜步以湛兼領軍魏

遣使求昏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並謂宜許湛謂許之無益劭怒曰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

使班劔推排之始於傾倒及劭之入弒湛直上省據窗受害意色不撓宋書徽深作徽淵魏太武作索虜再按

本傳及徐湛之傳俱無同受排仆之文雖喪略不可得見而歷考時事知是史通行文也

羊斟叔洋左傳宣二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御羊斟不與

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華元逃歸見對洋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

也

子產國僑按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其下云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傳中似此者多有但止稱

僑或稱公孫僑而不稱國僑王伯厚嘗辯之愚故疑國字當作曰字以配下曰對洋之句

桓立敬道按本傳立字敬道但於所論書法未有明證而宋略又不可得因取晉宋二史與桓事有

涉之人如劉道規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諸葛長民等十餘人傳徧閱之都無是語蓋史家改易字句不盡舊

文此等處即以史通作故實可也

殷鐵景仁宋書劉湛傳湛與殷景仁素款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

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恃毫遂就殷鐵干祿又南史范泰傳泰卒議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未重不

可王弘撫棺哭曰君生此魏太武南侵時其尚書李孝伯與張暢臨

張長史乎城呼問之語也按今宋書暢傳節去問姓語

南史則又增孝伯曰句並與裴略小異矣暢字少微

尺通通釋卷八 摸擬 九 內

蕭方等見稱謂篇

慕容恪在晉載記恪字玄恭既之第四子也既將終謂

原王初建鄴聞馬死曰中原可圖也

山上掛絲北齊張亮傳亮字伯德拜太中大夫薛琠嘗夢亮云云亦與劭志稱伯德自夢小異

樂血滿袖北齊帝紀余朱兆等同會鄴挾洹水而軍神武乃於韓陵為圓陣合戰大敗之高季式以

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

葉公好龍莊子逸篇子張見魯哀公不禮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屋室雕文盡

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按王

氏應麟曰莊子逸篇十有九司馬彪注唐世猶存今亡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間見之

書事 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

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

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

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

異則書之干寶釋語不必與五志分貼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

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摠括粗得於茲矣釋首

舊志論史家書事之體必其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

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惡

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
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三科以補五志也亦

不與後文關貼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

求諸筆削何莫由斯釋此節特廣書事之迹已上二節皆言所當書者大致與煩猥反對

是為但自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

後釋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

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

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又傳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

闕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

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譏馬班引用成語以見尋班

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痍夫雖自卜者審

而自見為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上智猶

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節中作荀目或譌前哲之指蹤校

後來之所失若王沈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論王業則

黨悖逆而誣忠義叙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

矜夷狄而陋華夏其說散見諸篇之中此其大較也必伸以糾摘窮

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子曰於予何誅於此此一字

數家見之矣釋此節兩層皆從事理抑又聞之怪力亂神

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存若亡最圓活若吞燕卵而商生啓龍瘞而周滅厲壞

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圮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

節中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

巷瑣言非朝軍國與亡者聚而編之目為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

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釋此節兩層從物異徵驗邊

論書事之得失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

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槃亦作盤瓠言

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羨王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

也節中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

喜載調一作謔小辯嗤鄙異聞在小說家可無譏也雖為有識所譏

頗為無知所說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馴而濫入國史矣至如王

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

吏以膳痴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

正史持為雅言苟使讀之者為之解頤聞之者為之撫掌

一作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瘴惡者也釋此節兩層從詭誕譎諧邊論書

事之得失愚謂此諸點綴畧見無妨已上三節統為中截大抵近代史筆叙事為煩

權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釋四句提後截夫祥瑞者所以發揮

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皇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

如麇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

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

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瑞或作祥彌多政逾劣而祥或作

瑞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為豐劉石應符比曹馬

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偽莫分是非無別

其煩一也釋多寫符瑞為四煩之一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

伯自相君臣一作長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

通盛疑威字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

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蕭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

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

秋之義原注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夫臣謁其君子

覲其父抑惟恒亦作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

煩二也釋常朝入紀為四煩之二愚謂若乃一作乃百職一作

非辟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

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

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

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北南

諸史以後贊唱為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大抵皆然

足觀其煩三也釋虛銜備載為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四煩之三

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

項籍之先世為楚將史記項羽本紀石建之後廉謹相承史記萬石君傳

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

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而一無乃叙其

名位一二或作無遺此實家諫非關國史其煩四也釋錄

世官為四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疑當古足驗積習忘返煩之四

流宕不歸乖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

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釋總

書事四煩後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紀一作闕其文截歸宿在此

傳亡其事者何則始自太上迄於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

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郊子始聞少皞之官辨向之賢

也詢彼國僑載辨黃能一作之崇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

傳見後篇或五殺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商君則知當時正

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

禱祝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釋此節反以遺缺既而汲冢

所述方五經而有殘一作殊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裴松

補陳壽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逾三篋

者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疎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

則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

其利害者焉釋未又帶及經傳正史之外

按書事與叙事篇各義叙事以法言書事以理斷法戒

浮華理歸體要用意尤尊嚴也局分三截旁引正規森

如律令

荀悅五志語在荀紀高祖第一

班譏司馬見探蹟篇此

傳玄貶班晉書傳玄字休奔御史中丞遷太僕撰論經

為傳子為內外中篇

笑他人二句陸機豪士賦序中語

指蹤史記蕭相國世家高帝曰夫獵追殺獸

吞燕卵鄭氏商頌譜有娥氏之女名簡狄

啟龍漿外傳鄭語宣王之時童謠曰靡弧箕服實亡周

請其策藏之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發之漿流於庭帝

衰后周本紀亦載之

厲壞門

左成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

入公懼

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田

鬼謀社

左哀七年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

死爾聞

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邨

乃行

八年

宋滅曹

注見書志篇再按前注鄭

江使返

客樂資春秋後傳作鄭容

圮橋授書

事在史記留侯世家裴注徐廣曰圮橋也圮

字連用

似誤然其後雜說中有廬江目橋

為圮之文

知其非失考也特隨俗通用耳

王喬左慈

見採撰篇

京君槃瓠

後漢南蠻傳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未有君

姓悉沈唯

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

廩君死魂

魄世為白虎槃瓠見斷限篇

語林笑林

隋經籍志語林十卷東晉處

世說俗說

世說即臨川所撰見尚書家

驅蠅

魏志注魏略云王思性急常執筆作書蠅集筆端

踏壞

駮去復來思恚怒自起駮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

持螯

晉書畢卓字茂世嘗謂人曰得滿數百斛船四時

中便足了

一生矣

膳痴

宋書劉穆之傳穆之之孫邕嗜食瘡痴以為味似

內

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禿取以飼邕
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遍互
與鞭鞭瘡痂常以給膳

傷贅南史朱齡石字伯兒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將
氏才劣齡石使舅卧聽事翦紙方寸帖著舅枕以

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石終不敢
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密割之即死按傷贅即割

也嘉禾

嘉禾書序唐封得禾異畝同穎獻之天子王命唐封歸
周公於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

禾嘉

秦得若雉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
城祠之其神來也常以夜則若雄雞其聲殷

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號曰陳寶按雄雞漢書郊祀志作雄雉

魯獲如麇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孰狩之薪
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

之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
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

面涕沾袍

呼韓入侍漢宣帝紀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
原塞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呼韓邪

單于稽侯稱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上自甘泉
宿池陽宮蠻夷君長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

蕭慎來庭孔子世家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蕭慎貢
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後漢書挹婁古蕭慎之

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晉文帝紀蕭慎來獻石弩貂
皮等天子命歸於大將軍府按魏志陳留王紀景元三

年肅慎遣使重譯入貢即其事又晉武紀咸寧五年肅慎來獻楛矢石弩

黃能之崇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
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今夢黃能入

于寔門人殺于抑厲鬼邪子產曰昔者絲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舉之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左昭七黃熊作黃熊二傳皆無羽向問語史通似誤

謝拾沈遺

謝綽宗拾遺十卷見書志五行章

人物第三十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釋此篇前半以有關法戒觀夫文籍肇初史有尚書知遠疏通網羅歷代至如有虞進賢時宗元凱夏氏中微國傳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閱

天若斯人者或為惡縱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時淳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孰甚焉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三傳並作史道勃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儀休齊之甯戚田穰苴斯並命代世亦作天才挺生傑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海苟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釋首以尚書春秋有闕開端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騫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臯陶伊尹傳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迹

居多蓋各採而編之以為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
齷齪之甚乎其言與探蹟篇不相顧既而孟堅勒成漢書牢籠一代

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驕史岑之
徒其一脫其字事所以見遺者蓋略小而存大耳夫雖逐糜之

犬不復顧兔而雞肋是棄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時
宅若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楨許詢文雅高於楊豫

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此亦網漏
吞舟過為迂濶者釋以上述馬班壽隱諸史列傳有闕觀東漢一代賢明

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

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

廷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

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

的釋此補述後漢書取舍失當也文當列裴幾原刪略宋

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祚陰受君命戕賊零陵乃守舊作道

一作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鉏麇義烈宣何以加諸鮑昭

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于漢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

申其褒獎釋此述子野宋略傳亦有闕也此處截上言

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一有書名竹帛者蓋唯記善

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明主一無明主二字

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即其義也至如

四凶列於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

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一本此三

千無亂字滅字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釋此段轉關書善虛運

紀故不可闕載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羣

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餐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

不足以懲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為錄不其穢乎釋近史

疎宵小亦書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筭之才

何足算也若漢傳之有傳寬靳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

虞正進魏史之王憲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

羣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為少書之唯益其

累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徵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為列傳不

亦煩乎釋近史於尋常流品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益闕

如也故賢良可記而簡牘無聞斯乃答所不諛謂明不理

無足咎至若愚智畢載妍媸靡擇此則燕石妄珍齊竽混

吹者矣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

之士其慎之哉釋單收後半不必

按以書善書惡植史體以勸善懲惡宏史才若善不足以勸惡不足以懲則其用無所施而於體不宜褻乃史或闕書焉或濫書焉兩皆失之論非不謹也雖然談何容易非矢質鬼神之心而炳俟百世之明識其孰能與於斯。兩截臚列或荒遠或細碎舉之恐不勝舉與品藻篇一類不免翰墨煩勞

元凱左文十八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凱濤演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封獻季仲伯虎仲熊封豹李狸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

寒浞

左襄四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而浞於原獸奔武羅伯因熊鬣危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詭子弟也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

飛廉惡來

秦本紀伯翳之裔中澆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

以材力事紂

散宜閣天

按散閣二人明列尚書君奭篇史通乃與元凱等同以闕載為疑疎矣

由余

秦本紀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或問繆公賂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由余笑曰夫戎夷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懼以女樂遺戎王間由余由余降秦

百里奚

史記秦本紀云昔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按左傳之

言勝秦穆姬者為井伯無百里奚之名惟僖十三
晉人來乞糴有秦伯問百里與之一語亦無奚名

蠡種於外傳越語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興師伐吳不勝棲

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
國之制主斷其事種不如蠡四年伐吳居軍三年遂滅
吳

曹沫按刺客傳曹沫魯人於魯莊齊桓之時有戰敗會

則名曹劌又皆無劫桓
事故曰三傳不書曹沫

公儀休趙岐孟子注案史記云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

者不得與民爭利受大者不得
取小按事又見董子賢良策對

甯戚管子小稱篇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鮑對

在魯也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按呂覽淮南並云擊牛

角疾歌注曰歌碩鼠也而呂作甯戚淮南作甯越至應

仰述歌又別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

布單衣適至鼫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三

書互異以備考

田穰苴史記本傳司馬穰苴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

文能附衆武能敵國願君試之景公名穰苴與

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捍燕晉之師

薄昭附見外戚薄姬傳高后崩迎立代王為皇帝封太

漢法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
重上令昭子厲王書諫數之

楊僕酷吏傳僕呂千夫為吏南越反拜樓船將軍

顏驕文選張衡思玄賦云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

史通通鑑卷八 人物

問何其老也對曰臣顏駟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老

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擢為都尉

史岑參雕龍選注雕龍云武仲之羨顯宗史岑之述熹

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可與誰等校書郎

對前世史岑之比者是也其一頌和熹鄧后後者字孝山

在莽後百有餘年書典散亡莫詳爵里集林諸家以孝

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范曄遂謂王莽末沛國史岑字

孝山以文顯誤也按選注見出師

頌史通所列則莽末字子孝者是

元則魏志附見曹爽傳裴注魏略曰桓範字元則曹爽

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徵四方以自輔卿別營在

闕南呼召如意所憂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爽

不從及宣王收範持之甚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

士耳遂送廷尉魏氏春秋曰範哭謂爽曰曹子丹佳人

生汝兄弟積耳何

圖今日坐汝族滅

仲景

遍檢三國裴注絕無其人劉意豈謂張仲景耶皇甫謐釋勸華陀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蓋

仲景

漢末魏初也而陳壽止傳華陀不及仲景知幾特舉出之理或然耶讀書志名醫錄云仲景南陽人名機舉孝

廉官

長沙太守著傷寒論二十二篇證合內外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二方書錄解題仲景文辭簡古與雅

合亦

古今治傷寒未有能出其外者按史通云名重許洛地

何楨

張隱文士傳何楨字元幹有文學器幹甚偉歷幽州刺史廷尉楨子龕勗憚多至大官自後累世昌

阜晉

書何充傳充字次道魏光祿大夫楨之曾孫也

許詢

世說文學許掾年少時人比王荀子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支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

使往

與王論理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皮從容曰何至相苦邪按許掾即詢也字玄

度劉惔嘗云清風明月恨無玄度荀子王修小字又按新晉書錯見孫綽郗愔及諸王謝傳

秦嘉妻徐徐淵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爾淵答詩

略云妾身予不令感疾兮來歸曠廢兮侍覲情敬兮有

違君今予奉命遠適兮京師悠悠兮離別夢想兮容輝

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藝文類聚淵復嘉書云昔詩

人有飛蓬之感班姬有誰榮之歎素琴明鑑當待君還

未奉光儀寶釵不列丹鉛錄予觀藝文玉臺二書見東

漢婦人徐淵與夫書及詩皆麗則可誦幽明錄淵晝卧

流涕妙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津亭鄉病亡一

客賈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事如夢

董祀妻蔡後漢列女傳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

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與平中天下喪亂為胡騎所獲

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遣

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

張禕晉書忠義傳張禕吳郡人少有操行恭帝踐祚劉

令鳩帝禕既受命歎曰鳩君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

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按宋書則於其子暢傳見之

易代之史體自應爾可無闕如之譏

鮑昭宋書臨川王傳義慶為宗室之表招聚文學之士

清頌序甚工世祖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

為文多鄙言累句當世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按唐人

避武后諱壘多作鮑昭

三叛左昭三十一齊豹為衛司寇作而不義其書為盜

必書所以懲肆而去貪也春秋書齊豹

傳斬漢書樊鄴夏侯灌傳斬周同傳按傳斬恐當作

傳周蓋七人中叙功惟傳寬周縹事最少也

史通通釋卷八人物

內

許慈

蜀志本傳慈字仁篤又有胡潛字公興並為博士典掌舊文更相克伐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

捷其矜已妬彼至於此

虞止進

宋書本傳進累戰有功封望蔡縣男除宋臺令書史臣曰諸將起自豎夫心一乎主百死而不

顧遂饗封侯之報

王憲

魏書本傳憲字顯則北海劇人歸誠太祖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進爵劇縣侯卒年八十九

北史憲作懔

燕石

關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容聞而觀焉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掩口

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同

齊竽

韓子內儲說一聽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其說在吹竽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

士為王吹竽王說之宣王死潛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

史通通釋卷八

孫元調燮公校字

